

# 走在随访的小路上

## 吹火筒

聂梅

阳台旧物箱翻倒时,那根缠着红绳的小竹筒滚到脚边。竹身被岁月磨得发亮,前端小圆孔里还嵌着深褐色的柴火灰——三十多年了,外婆做的吹火筒,还藏着乡下灶房的烟火气。

眼前晃过外婆家老屋西侧的土灶台:灶膛里的湿柴冒着青烟,外婆握着两尺长的吹火筒,“呼——呼——”,气流裹着火星,把火苗吹得“腾”地蹿起来,映得她鬓角的白发都泛着暖光。

小时候最盼暑假,不全是为了摸鱼捉虾,是想抢外婆的吹火筒。那筒子是外公做的,削去青皮的竹子沉甸甸的,握在手里能闻到淡淡的竹香,前端钻的小圆孔,刚好能对准灶膛的火苗。每次外婆生火,我就像条小尾巴跟在后面。

外婆做饭全靠这根吹火筒。潮湿的柴火难点燃,她塞些干松针,划亮火柴,再慢慢添细树枝,然后含住吹火筒轻轻吹。气流钻进灶膛,微弱的火苗瞬间蹿起,映得她脸通红。我缠着要试,结果猛一吹,黑灰扑了满脸,呛得直咳嗽。外婆笑着用围裙擦我脸,握着我的手教我:“气要匀,像给娃娃拍背那样轻。”在她指导下,灶膛里的火苗慢慢旺起来,橘红色火焰舔着锅底,“噼啪”声格外好听。从那以后,吹火成了我的专属差事。每天饭点,我就搬个小板凳坐在灶前,攥着吹火筒,一边吹一边听外婆絮叨家常。

吹火筒也是我的玩具。农闲时,我拿着它在院子里跑,吹得蜘蛛逃窜、蚂蚁乱阵,连老母鸡都被我吓得扑腾翅膀。和小伙伴玩闹,它一会儿是长矛,一会儿是步枪,碰撞声伴着笑声,在田埂上回荡。有次玩疯了把它弄丢了,外婆做饭时找不到,湿柴点不着,灶房浓烟滚滚。外公临时砍竹做了筒易吹火筒,饭菜做好时天已黑透。外婆没骂我,只摸着我的头说:“以后别丢了,没它吃不吃饭。”

第二年春节再去外婆家,灶房里摆着三根吹火筒。外公说一根给外婆用,一根备用,最小的那根是给我量身定做的——只有一节竹长,握着手感刚好,吹炭火更省力。我拿着小吹火筒对着火盆一吹,木炭燃得更旺,火光映着大家的笑脸。那一刻的幸福,至今记得真切。

后来,外婆去世了,老家的土灶台也拆了,可这根小吹火筒,我一直珍藏着。它像时光的信物,装着童年的快乐,裹着外公外婆的疼爱,还有乡村的烟火气。

## 五环上的车流

王培静

十多年前,搬家到了这里,在北京西五环接近南头的地方。我住的楼房对面正好是五环,我住四楼,几乎和200米外的五环在一个水平面上。刚搬来时,感觉噪音大,有时晚上辗转反侧许久才能进入梦乡。

在这儿住的时间久了,也就习惯了外面的噪音。有时出差,晚上躺在宾馆床上,感觉房间里太安静了,翻来覆去总睡不着,突然想起,原来是少了五环汽车声的陪伴。

最近两年,我的听力突然下降了许多,特别是左耳,到了快失聪的状态。没办法,外出开会得戴助听器了。但也因祸得福,现在五环上的汽车声,对我的休息一点影响都没有了。

五环上的车流,对我来说,也是一道风景。凌晨4点多,天还没亮,五环上的车就慢慢多了起来,前边开着白色的灯,后边是红色的尾灯。有运输货物的厢式货车,有快递车,有警车,有电力或水力的作业车,还有各种牌子、各种颜色的小汽车。有的可能赶着去交接货物,有的可能去新发地上货,有的可能去处理突发险情和现场……每辆车,都承载着一个家的梦想和希望。

等到6点多,五环上的车就成了一条长长的流动的灯带。一堵车,声音降下来了不少分贝,公路变成了长条形的停车场。

到了晚上,五环路面上的两排路灯、路上的汽车前灯和尾灯组成两条红白交织的流动灯带,加上货车外圈上各种颜色的彩灯、出租车顶上的绿灯或黄灯,因为高低、大小、颜色、外形的不同,给人的视觉感受也是不同的。晚上11点,五环上的车流才慢慢地稀疏下来。

我会幻想着,各位晚归的司机,停放好车辆,站在楼下望一眼自己家窗户的灯光,会心一笑。刚从兜里掏出钥匙,门已经从里边打开了。迈进家门,吃着可口的饭菜,把一包工钱扔在爱人面前,或拿出忙里偷闲给孩子买的一个玩具。

家是船舶的港湾,是人的加油站。吃饱喝足,美美睡上一觉,养精蓄锐,明早起床伴着黎明的曙光,再次出发!

## 怀念爷爷

张宣文

我的爷爷生于20世纪30年代,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,在山西洪洞的三维厂工作了一辈子。在我心里,他是无所不能的。

记得小时候,我夜里发烧,医院关了门,妈妈就把我背到爷爷家,他打了一针后,我就好了;那时我爱吃烤鸭,家里条件一般,他就自己动手给我烤;生病输液,一要输好久,他就在旁边给我讲故事,把故事书从第一页讲到最后一页,印象中那本书已经被翻烂了。在我的记忆里,他什么都会,他甚至因为冬天怕我冻脚,给我织过毛袜子。

那时我总想第一个到幼儿园,坐第一排最左边的位置。大冬天的,天还没亮,爷爷就蹬着自行车送我去。每天幼儿园放学,我总能在门口的玻璃后面,看到爷爷排在第一个来接我。

初中时,数学练习册最后总有一道特别难的奥数题,老师和同学们都默认不用做。但爷爷会拿着我的练习册研究一下午,直到解出来。那时他的手已经有些抖了,可他还是认真地画着横线,一遍一遍讲给我听。

我的第一只圆规是爷爷送的。别的学生用的都是校门口买的塑料圆规,只有我的不一样——那是一支爷爷用来画图的钢圆规。

爷爷曾说,他一辈子在三维厂搞技术,干的都是化工工艺工程。对于他的工作,我其实知道得不多。长大后,我才从姑姑那里听说,爷爷画图得特别好,有些图按原理用手是画不出来的,但他就是能画出来。多年以后,爷爷以前的领导见到姑姑,还提起他,说他画的图至今让人印象深刻。

奶奶说,三维厂里有一座塔,爷爷当年也参与建设过。家里原来有三大麻袋他画的图纸,可惜因为年代久了,后来当废纸卖掉了。

不久前,爷爷永远地离开了我。他是我们家族里最聪慧、最认真、最勤勉的人,也是我此生最崇拜、最敬爱的人。

## 劳动者故事

李远芳

我曾写过一篇《在山里“写写写”》,记录了在基层医院中医科的工作日常。其实,平常除了科里的诊疗工作,我还要下乡做慢性病随访。

每到一村,腿脚灵便的慢性病人都会走到村卫生站接受随访,而那些行动不便的,就只能我们上门了。有的病人住得偏僻,要走过几条起起伏伏、弯弯曲曲的小路,才能到他们的家。一路上总遇见狗,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狗。村民们站在家门口,一边召唤自家的狗:“听话,过来!”一边冲我们喊:“不怕,不怕!你不要跑,慢慢地走,它不会咬你的。”

刚工作时,我和同样新来的同事小林入户随访。走到一个路口,几只狗蹿出来,朝我们吠个不停。小林刹住脚步:“怎么办?”不知她是问我还是问自己。“不怕,它们不会咬我

## 梅花

米夏

我在一朵梅花里寻找霜  
隐秘的物语躲在树叶里张望

雪花轻轻落下,世间最冷的花  
捧在手心,满怀温暖

梅花,一朵比一朵开得热烈  
我想坐在梅花树下,逗留  
看夕阳,也似一朵梅花

## 庭前落雪记

谢春芳

庭前的石板路  
先接住第一片雪  
接着是矮墙、竹篱  
再到院角半枯的藤萝  
雪一层一层,铺展无声

我搬一把竹椅  
坐在廊下  
看雪漫过石阶的纹路  
把小院染成素白一片

茶烟袅袅升起  
与雪雾轻轻相融  
却见梅枝上  
雪裹着点点花苞

蔡忠海

电话里,母亲语气轻快:“大米、黄豆都泡上了,荞麦、面粉也备好了,泡两天就请师傅上门做豆丝。”做豆丝工序多,需要帮手,母亲早和村里两位嫂子约好,到时相互帮忙。

在我们老家,大雪节气前后,家家户户都要做豆丝备年货。这吃食有两个名字,大名“豆丝”,小名“豆折”。我反复揣摩“豆折”的由来:豆丝成型前是整张烫好的面皮,把面皮卷起来,裹上腌菜或爆炒的瘦肉就能吃,这“卷”便是“折”。

做豆丝的流程我很清楚:先把泡好的大米、黄豆、绿豆等主材从盆里捞出,用笊箕沥干,再按比例加入适量面粉,荞麦等配料拌匀,倒进石磨打成浆,收在洗净的盆或水桶里。接着用葫芦瓢舀起米浆,从大火烧热的铁锅沿顺势倒下,拿蚌壳把米浆碾匀,烫成一张张锅盖般大小的完整面皮。

儿时打浆全靠石磨,一人推磨不停转,一人在磨口添料,做几十斤豆丝往往要忙一整天。如今,电动磨浆机代替了笨重的石磨,这道工序省了不少力,效率也有明显提高。面皮烫好后,平铺在簸箕里或桌上,摊凉后卷起

们的。”我重复着村民们的话壮胆,但仍犹疑不决。“哎哟,你抓得我好痛!”这才发现,我正死死攥住她的手臂。“不行,工作不能不做。”我俩硬着头皮,手挽手匀速慢行。嘿,狗果然没有追上来。

到了一位患高血压的老人家里,他迈得不灵便的步子,为我们斟茶倒水。给他测量血压时,一只小黑狗钻到桌子底下,用毛茸茸的脑袋蹭我们的脚踝。那柔柔软软的触觉传来,让我觉得,狗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。随访结束时,老人说:“落米了。”意思是留我们吃饭。我们当然连连摆手,说还要去下一家呢。

下乡多了,我渐渐体会到,乡里人都和那位老人一样,简短的话语里裹着深厚的情谊。有次经过一片甘蔗林,蔗农王阿姨招呼道:“听(砍)条蔗去食(吃)。”我赶紧推辞,身旁的00后同事却一点也不“客气”,“嗖”地钻进甘蔗林里,像只猴子似的蹿来蹿去。他真的斫了一条甘蔗,在乡间小路上边走边嚼。看着他那自在的模样,我想起近年来很火的一个网络词汇——“松弛感”。受他感染,我也要了一截甘蔗。咽下清甜的汁水,心情瞬间

愉快起来。王阿姨望着我们,笑得前俯后仰。

乡村里不但老人朴实,孩子也一样。这里离广州和深圳这些大都市都不算太远,孩子稀稀落落的,唯有家庭困难的才会留下来。几年前跟随团队为小学生体检时,才知道有的乡村小学里只有八九个学生。人数最少的班级,只有一个女孩。我记得,空荡荡的教室里,摆着一张课桌,坐着一个小小的身影。她的眼睛和城里孩子的不一样,似乎受了山林的浸染,充满安静的灵气。我只匆匆一瞥,至今难忘。

最近这次下乡随访,路过一口池塘边缘时,草从里忽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。还等我看清,前面的同事就喊:“有蛇!”不过,如今我已不怎么害怕了,绕开草丛继续往不远处的屋子前进。

屋子里住的是患有慢阻肺的邹伯。我问他:“平时会因为气喘不敢出门吗?”他叹了口气:“唉,哪里也不敢去。”他老伴往门外一指,说:“你们看那棵龙眼树,平时他从树下走回屋里,就气绷气扯了。”“气绷气扯”是客家话成语,形容气促得厉害。我听了默默感慨:我们下乡可以让他少跑几趟医院,也算值了。



鸟浪翻飞似“鲲鹏”

12月8日傍晚,在位于山东省东营市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高空,现万鸟化“鲲鹏”的“鸟浪”奇观。进入12月,迁徙而至的候鸟数量达到峰值,黄河口“鸟浪”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。

周广学/视觉中国

# 大雪节气做豆丝

来用菜刀切成丝,再把湿豆丝摊在簸箕里晒干,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豆丝。

晒好的豆丝吃法很简单:下锅加适量冷水,放些猪油或腊肉、青菜,大火煮沸熟透后淋点生抽,入口软糯筋道,鲜香扑鼻。不管是当早餐还是正餐,都让人吃了还想吃,直到肚圆才肯放下碗筷。

一天,家庭微信群突然热闹起来。二弟把老家后院监控拍的视频,照片发了进来,十余条影像清清楚楚记录着做豆丝的全过程。视频里,儿时我们姐弟睡过的竹床,从老屋杂物间搬出来放在后院中央,村里的冬英嫂子、翠萍嫂子、华彦哥,再加上母亲和上门的老师傅,五人各就其位、各负其责:烧火的添柴控火,帮工的打下手,老师傅专管烫面皮,有人则负责切豆丝,一派热火朝天又井井有条的景象。

年近八十的母亲在视频里不停穿梭,一会儿从后院往厨房搬晒干的水柴,一会儿用铁瓢舀起沥干的食材,递给老师傅倒进电动打浆机进料口。米浆打好后,烫面皮这道技术活就全靠老师傅了。这位邻村的老师傅年近七旬,头发胡子几乎全白,面容和善,做事不慌不忙。他手艺好、口碑佳,每年腊月非常忙碌,周边村子请他上门做豆丝、豆腐、肉糕,都得提前好几天预约。

晚上散步时,我又给母亲打了电话。她笑着说,今天共有五家一起做豆丝,我家排在最后,从清晨六点忙到天黑才收工,做完还得打扫卫生清场,到最后累得腰都快直不起来了。语气里虽有疲惫,却藏不住喜悦:“几家人特别团结,不分你我互相帮忙,一点没耽误事。这次我备了30斤大米、5斤黄豆,荞麦和面粉各3斤,一共做了40斤豆丝,你们啥时候

有空,回来拿点新豆丝尝尝鲜。”

母亲的话,瞬间把我拉回儿时。那时一进入大雪节气,村子里就有了年的味道:家家户户烫豆丝、打糍粑、做豆腐、腌腊肉,忙得不亦乐乎。尤其是烫豆丝、打糍粑这类需要人手的活计,乡亲们总会提前约好“搭班子”,你帮我,我帮你。大家围在一起说说笑笑,再烦琐的活计,几个小时就搞定了。豆丝做好后,还会给没做的左邻右舍送点尝鲜,正应了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,那份其乐融融的温暖,至今还留在记忆里。如今在视频中,我又见到了这份久违的互帮互助、邻里温情。

一碗豆丝,装下的是舌尖上的年味,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。岁月流转,石磨换成了电动磨浆机,但乡亲们互帮互助的淳朴民风从没变过。

解决。”他眼里闪着光,像是回到了几十年前,“我是文书,平时爱琢磨这些,就自告奋勇学理发。一开始剪得跟狗啃似的,战友们也不嫌弃,还总来给我当‘模特’。”在部队那几年,他几乎承包了全舰的理发工作。新兵入伍要剪平头,他拿着推子手都抖;老兵要留个精神点的发型,他就对着杂志一点点学。夜深时,他借应急灯在仓库练习,用硬纸板画发型图,把战友的头型都研究透了。后来全舰都找他理发,连舰长都说比岸上剪得精神。

复员后分到机械厂,他这个手艺又服务了全厂职工。“办公室、车间角落,都是理发店。那会儿哪敢收钱?都是战友同事,帮忙应该的。”“老兵理发”的牌子,就这样从军舰带到工厂,又立在这槐树下。

正说着,一位中年男人骑着电动车过来,停在摊前:“张师傅,今天人多不多啊?”“刚送走一位,你坐!”理发师立刻拿起围布,精神头更足了。“我要忙了,闲了再聊。”他朝我点头。

“您忙。”我站起身,他麻利地给客人围上围布。推子再次嗡嗡响,合着风吹树叶的沙沙声,奏出特别的旋律。阳光照在红漆木牌上,“老兵理发”四个字闪闪发亮。

马小江

清晨,老槐树下支着个简易理发摊。电动推子的嗡嗡声穿过晨雾,与菜市场的喧嚣交织成小城特有的晨曲。

树影婆娑间,一位清瘦的老人正在给一位银发老太太理发。阳光透过枝叶,在他身上跳跃。

“快完了吧?”老太太的声音带着点颤,许是坐得久了有些累。“还差最后一剪子,您别动。”理发师的声音沉稳有力,目光始终没离开老太太的头发,“这儿得修得圆溜些,显精神。”

老太太的女儿站在旁边,手里拎着个包,眼神里满是耐心。我在旁边一张空着的

# 闪闪发亮的“老兵理发”

小马扎上坐下,槐树的凉意顺着裤腿往上爬,倒比家里的空调更舒服。风一吹,树上残留的槐花落下来,像些细碎的雪,有的落在理发师的肩膀上,他也没工夫拂去。

围墙根下停着辆橘黄色的面包车,车身上落了层槐花。车后挂着块一米见方的木牌,红漆写着“老兵理发”四个大字,笔锋刚劲,像是用刻刀刻上去的。牌子周围贴着十几张照片,有板寸头的年轻小伙,有齐耳短发的阿姨,还有梳着背头的老爷子,每个人的发型都打理得整整齐齐,脸上带着满足的笑。

不一会儿,老太太的头发理完了。理发师拿出块干净的毛巾,擦去她脖颈上的发屑。“您看看,满意不?”他递过一面小镜子。老太太对着镜子转了转头,脸上的皱纹都舒

展开了:“好,好,比上次在店里剪得还得劲。”一旁的女儿掏出手机扫码付款,手机提示音清脆地响起:“五元。”

老太太刚走,理发师就转头问我:“理发不?”我笑着摆手:“刚理过不到十天,还没长起来呢。”我打量着他手里的推子,道:“您这手艺真好,价钱还便宜。我前阵子在理发店剪头,花了二十。”

“哎,退休了没事干,出来找点事做。我跟老伴儿都有退休金,不指着这个挣钱。”他仰头笑起来,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,显得更加亲切了。他说,就当为街坊邻居服务了。

这时候没客人,我们便闲聊起来。他说自己年轻时在青岛当海军,守过护卫舰,也出过远洋。“那时候舰上条件艰苦,理发得自己